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6
4





忠武誌卷之六

遂寧張鵬翮輯

劉廷璣

全校

張懋齡

春秋責備在賢者三代以下無全人維忠武侯伯仲伊呂殆所謂全人而無可加其責備者乎綱目書法信史千秋而騷人詞客臨風弔古或以銘記或以詩賦序文或以論辨評贊風流雖遠向慕彌多拱壁寸珠蔚成卷帙覽其辭而想像其人亦知人論世之資也誌藝文

表

忠武誌

卷之六

表

文庫 11
D 316
4



010190566841

為諸葛丞相請立祠表

漢 習 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動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丞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彝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興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為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祀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進諸葛亮集表

晉 陳 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撥亂隨叔父元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

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器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

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作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首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恃已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即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

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
舜禹其謨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
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
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
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
也

碑記

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宏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健
爲李興爲文曰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
望軼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
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犖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
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識卧龍於深藏
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
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驅我魏疆者也英
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而德之清異世
通夢恨不同時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橫神弩之
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子

良籌妙畫賊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
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屐莅事民言
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
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
日居月諸時頌其文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咏
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比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
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
而反周想翹翹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漢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唐裴度

慶嘗讀舊史詳求往昔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
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漢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
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
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
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元直
心與元德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
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
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蓬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
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

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
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
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
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
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及其能
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
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爲
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

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
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曆五百道
冠先知易以臻於此乎故元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
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
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
西南奧區寢亂餘烈罷耘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
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
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材
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

而同法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
有儀可像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忠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
或師長一城尙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
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啟
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千
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
攝迹畏威雜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
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
可作當小天下尙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

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於嗟
巖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駢邑斯奪繇是而
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柏森森
遺廟沉沉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
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峰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刻武侯碑陰

唐進士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不顧收死灰
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濶
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

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
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
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支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真
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服鍾鄧
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
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
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黜何意氣明信卓
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
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夷彼屠齊城合諸侯

在下矣

諸葛武侯廟碑

唐 尙 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繇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
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
武侯卽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當躬耕隴畝好
爲梁甫吟雖綸經之才曩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旣先主
扶世奠民渴思明智用謀之佐故三顧見咨當代之畧公於是輕
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於胸心決神機於掌握繇是身爲先主
所起計爲先主所用自此徂南周爰執事彝險平亂靡所不之卒

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己封梁益之人爲己蓄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濶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於公勅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昔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啟金縢之誥此雖小大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兩拔祁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

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狄野祀成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迹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囚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一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氏所有也舉其大畧真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

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忠蓋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耶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壯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矣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

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畧地氣蓋全吳胸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氣旣得武侯艱危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亡得乎荒墳四頽拱木皆枯尙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忠武侯祠堂記

宋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下三分之二恃有忠武侯而已自操敗赤壁昭烈始收江南以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蜀侯鎮荊州率張飛趙雲沂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受遺歲在往反則瞿唐控扼經營之地侯豈時有意於此哉今

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卧龍屯營迺不復見按晉永平中卧龍始以山名唐夔州治白帝侯廟在西郊不知自何時併爲寺寺故有祠又不知自何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惜顧人獨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功名之會者固有之矣至責以大人之事則凜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所施陋也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戰每不勝而四海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漢魏爲多其取江陵破虜亭功最俊偉然知摧其與而忘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荊州攻曹仁於樊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寧屈於

魏請取羽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於吳兵敗身困摧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讐吳當益甚而若直置不問此豈忽然真忘吳者哉顧所讐者大魏窺神器而竊取之其罪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者持刺虎之術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經營天下之畧其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耶世徒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儷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爲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尚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類

忠武公 卷之六
能言之而吳人於數君子未始有奉嘗者侯於蜀廼特厚蓋自當
時固有若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不聽卒不能禁廼聽立廟沔陽
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
可想見風烈子始命卧龍寺僧慧璉爲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
人之思而記其大畧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爲然

重修先主武侯君臣合祀記

宋 任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義而行
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於當
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

能自己者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季王室陵夷曹氏怙姦賊之畧
以植中原孫氏席父兄之資以據江左皆矜尙智力求所非望非
有志於王室也海內之士効於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
後世利害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
胄之英負非常之畧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後代劉璋遂有蜀漢
蓋將憑藉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弔
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爲謀也
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遠也特鬚鬢乎
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於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

以攘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負託之意可謂社稷之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於運數屈於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邱阜巋然山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牆率皆頽圯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

年秋蜀當謀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出鎮成都公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若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雖號爲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旣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爲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爲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

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王為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為牧守之所當先也

移建忠武祠記

宋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於圖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於茲乎十朋蒞事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它事未遑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於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

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地四頭銜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地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瀼瀼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東過灑瀕入於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峰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官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志也遂謀而遷焉地初為節度推官宅徙於它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為堂五楹廡萬椽南門於臺又門於西通往來之道像

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於左右故祠以婦配
非禮也別爲室以奉之書史傳於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
陵詩於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詞
曰

白鹽峙天兮灩澦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卧龍龍千秋兮何之新
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
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西
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
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合而圖兮自

今始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萬里橋記

宋 劉光祖

維蜀慕王化通中國最爲古遠載籍之傳尚矣至周武王牧野之
誓史官書之曰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則其附聲教識仁暴概見
於經矣獨秦見伐資以取楚儀錯之爭是也而儀城具存至今自
秦置守李冰通二渠爲蜀萬世利今萬里橋之水蓋秦渠也是則
蜀號陸海蕭何藉之以基漢漢興五六十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
民立學官教之學比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晚有楊雄
氏續孟荀之絃於漢之旣衰漢祀中絕公孫述竊據蜀蜀人以死

抗述者班班風節又凜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葛孔明用蜀以仁
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於可復夫歷周秦而漢千有
餘年孔明乃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業實宣
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傅而述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
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
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侯因以名或則曰費禕
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歿又千載橋之
遺迹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廢
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

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蓋受孔明之任以來繇蜀走關道
亦如之其於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道德勲庸而思髣
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柏祠卽命葺之明年作
祠廟於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
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今
其遺跡所存尙多而萬里橋者迺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
之猶陋弗稱且易壞久將莫支則命增爲石魚醜水爲五道梁板
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耽耽屋成繩繩嚴嚴翼翼都人大和會觀
所未有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

忠武志 卷之六
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雖然茲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所懷風景抑末耳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嘗一日不在於中原也乎光祖泰公元僚公命光祖爲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萬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爲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元南陽儒學教授

王謙

何善養此氣故也孔子而下惟孟子爲善養孟子而下其諸葛忠武侯乎漢自桓靈失德曹氏竊命一時智臣謀士悉爲之用獨武侯高卧草廬不求聞達若將終身焉及感昭烈三顧之恩奮然起應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振墜緒於一隅斗絕之地奪遺黎於羣盜垂涎之口武侯果何所以哉所見者至公至正之道行之果處之當不容一毫私偽雜乎其間非胸中剛大之氣培養有素疇克爾邪已而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不幸天不祚漢大厦方隆而梁木告摧則君子當歸之天而亦不敢以成敗例論之也向使昭烈武侯不死則復漢祚而成王業可翹足而待矣嘗謂出師二表

見武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殊非刻挾陰謀之說信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昔人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非過論也宋鉅儒作史編書昭烈爲僭武侯爲寇嗚呼昭烈帝室胄也武侯王者佐也孰爲僭孰爲寇善讀者能自知奚喋喋爲哉距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岡曰卧龍俗以爲武侯隱居之所前入土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祀焉歷幾歲月棟宇傾撓危基頽圯鞠爲瓦礫榛莽邱墟良可痛悼大德茂茂監郡秦直公馬哈馬拜謁竟顧謂左右曰武侯漢之賢相正義明道誠有功於後世若視廟貌久毀祭血久乾漫不知省守此土者能無愧乎退與少府相

列李君源貳政武畧程公國僧總判承務公忽辛暨幕府高翊輩同其議遂庀徒葺事一易而新之命典史李從善董役立象儀於中以雲長翼德從祀綸巾羽扇其容肅然足以起四海觀者之敬庚子春功已告成禮請解梁太虛觀道士張志和主住持事又割旁近田貳百畝有奇以爲歲時香火之具嗚呼若數公者可謂敬於事神矣神既能敬一日遣兵曹掾劉熙來速文愚曰武侯大節陳壽且不能悉况碌碌者哉牢讓不可因撥民謠作迎送神辭以遺俾歌以侑神其辭曰侯之來兮飈馭雲車其冠峩峩兮其纓于于希在俎兮酒在壺禮雖不足兮敬有餘侯之去兮何方溪風清

冷兮山月蒼涼望之不見兮我涕滂澤在人心兮終千古而不忘

勅賜南陽諸葛書院碑

元翰林學士承旨 程鉅夫

皇帝卽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顥言臣幸待罪周行在帝左右崇智下無以仰答聖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敷宏治化者此真臣人之職而上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七里岡阜隆然隱起曰卧龍岡有井淵然淳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祀之巫覡雜揉薦獻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祠下顧瞻徘徊愾然興懷謂守臣史烜

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見廟學而尊祀之况其所游處也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是以建廟學足矣遂委烜烜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迺合僚吏祿入之贏以備備相山之有良木堅石而隸於官者以具材審制席地之輿設官養士之宜上於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卽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爲孔子廟廟之後爲學凡堂序門廡庖福庫庠肄業之齋度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以間計祠十有二廟學四十有六端莊廣直不務侈麗皇慶元年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於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顏麗牲之碑惟陛下幸

焉卽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學爲侯作也宜以講堂爲靜成之堂東序爲明志之齋西序爲廣才之齋閣所以叢羣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名之曰諸葛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鉅夫爲碑文書篆并以付賡臣鉅夫竊謂周道旣衰孔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宁曹操篡竊羣雄起而爭之春秋幾廢先主揭大義發大號再造劉氏臣臣臣不兩立于業不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

煥然復明至今三尺童子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爲宜祀於其居爲尤宜嗚呼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溥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前人聳後觀哉所以教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烜世有勲伐今守饒州守訓供養翰林云詩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旣邈王霸迭作迺修春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迹舜禹厥德旣衰冠履易處不有先主孰扶大綱不有武侯春秋以亡河漢之間南陽之郭盤盤卧

龍惟侯之宅山縈水絡霧矯霞舒尙想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
伯仲伊呂惟侯之志光武漢祖躬耕之憂廊廟之蹈義信志誦四
海共悼廟學之設惟侯之思 天子之錫惟我之儀高山景行君
子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軌

碑陰

皇慶延祐仁宗皇帝在位十年禮文治具昔未遑考彌綸大脩煥
乎燦然見諸事爲則設科舉以登俊良聘巖穴以崇隱逸百司胥
史補之以儒豈徒然哉蓋將丕變天下之俗承承繼繼貽謀億萬
維年淵哉旨也時之臣鄰莫不仰副聖明佐興致治故汴省平章

璋行部南陽謁漢諸葛忠武侯遺廟壯侯之烈曉有司創書院以
莪育人材爲請集賢大學士臣顥以聞命中書平章臣孟定其堂
序宜名學士承旨臣鉅夫文其事書篆并以付學士承旨臣賡鳴
呼盛哉陛下於一書院之切如此有司奉揚之道當何如哉開六
七前政猶未入刻至元治紀之六年春二月山長臣巖壽白之於
府臣知府事脫脫同知府事錄具判官雅納忒識禮推官矩泊知
事郁提控案牘潔僉曰茲制勅也稽閣又可如是邪戒縣臣達魯
花赤答失蠻縣尹仲謙主簿元貞典幕克明弗旬已刻之石矣倡
興修廢顧不偉歟而今而後學子師生對越斯碑歌頌恩澤以明

聖人之心爲體行聖人之道爲用正人綱識時措尊教報本可但作章句腐儒而已哉布衣臣設拜手稽首書

勅賜諸葛書院增修學宮之記

元張繼祖

至正乙丑冬諸葛書院山長洛州負時達過許昌予僑居草堂拊日走承乏是役卧龍祠下以奉香火敬其故址忠武隱居之地鄉人立祠血食有年大德戊戌尹是府者亦嘗葺之以關張配享比舊改觀延祐二年聖天子御極開廣人文風勵名教近臣奏請創起孔明書院制下中書翰林詳定學制仍以孔子殿曰大成閣曰崇文取侯之遺訓講堂曰靜成東西兩序曰明志曰廣材雄敞壯

麗大其故制名之曰勅賜諸葛書院撥田奉祭廩給師生設山長主之迄今易四十年星霜風雨震凌瓦木腐落走歷三換歲華戰懼無補坐視就荒其責愈重乃積其田租欲經營之會知府事朝請莊公下車以新學養士爲急務乃曰忠武侯故祠朝廷立爲書院但其祀無終窮優禮古之元勳其亦隆矣弗增葺之無以別上崇儒重道之美意也山長汝其戢勿怠於是掄材鳩工廢者撤而新之無者補而完之如大成殿堂閣門廡悉輪奐焉聖哲遺像剝落復設色焉飾其牌扁繪其祠壁新其井亭焉夫祠之額以及兩廊繚其周垣製祭器如香鼎尊罍爵玷籩豆之屬百件有奇凡五檠

六供卓五皆朱髯之起東西齋各三楹增蔣琬及侯之嗣瞻尙二
將於祠下標著十將名額皆前所無而今始有之弗紀歲月無以
示將來然增葺皆知府公之知走代其勞請下文其事刊諸石以
白悠久不亦宜乎予聞其言而義之竊謂侯之名因書院而始著
侯之勲業依吾天子而益彰侯之盛心千載之下獨廣漢南軒先
生知其然撫其木末爲之傳而後見侯生平大節佐昭烈興復漢
祚剷除逆黨以定中原噫嘻朱子有云幾運意不回王圖不偏昌
惜哉侯之忠誠貫乎日月志節勵乎名教歷千古而不磨信矣綸
巾羽扇儼然如生奚帝篡侍遠之知畏亦豈陳壽管見能窺其髣

髴也子之新其學宮遇賢尹相與有成功彼其曠事者烏可同日
語哉遂書以檄後君子是焉

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明王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居於此故卽
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
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充廣之又卽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
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
祠雖幸存然日亦就頽毀前之爲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
大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蔽

風雨退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况其所居之地乎
今祠如此何足以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
月成正堂三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
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
與協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爲大門以時啟閉而祠
堂之制始克大備祠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
護衛具焉正倫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二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
屬奉少牢致祭拜跪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
士皆欣然稱歎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尙德之君子矣然不爲之記

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至是正倫來請予記予謂先王
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
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
秉禮義徇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
安以來曹氏最爲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
而從之其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逮華
歆之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知有非之者雖吳
國多才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規
獨武侯奮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

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禮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然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尙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蓋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尙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爲監察御史至今官能持大體有恭約慎靜之名宜今之所正有

過人者故爲文俾刻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重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幸中而疵類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於一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誑於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猷畝而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願以獻帝之身方墮於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

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墮其志累蹶累進至於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彊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讐伏之耳彼苟或者以溝瀆之經爲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爲正

南陽府城西五里卧龍岡爲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卽今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陳悌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頽圮過半宏治己卯河南叅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輿下知縣李通鳩工市材後爲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爲堂六楹曰卧龍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於戊午夏四月成於秋八月

又歸其故田肆項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
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於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
畫像者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
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於此者亦可以監矣君
比以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
深者故樂爲之役云

諸葛忠武侯卧龍岡碑文

史東昌

古今談相業者伊尹周公尙矣三代而降無如武侯雖三分鼎足
難與殷周比隆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千載下可龍岡而慨慕

者仰侯之心事宛然與伊周共一轍焉余曩役楚道經龍岡白水
之墟謁侯祠如禮而去倉卒未有言也明年癸丑奉上命來守此
邦仰止高風自幸可淑治蜀遺軌而兩朝歷相之業不有可闡揚
其梗概者乎侯生於漢末值鹽井漸涸羣雄並起天下忽忽焉不
知有劉氏彼時耕南陽吟梁甫高卧龍岡堂中春睡窗外日遲夫
豈有一毫求聞達之心哉所稱耕莘樂道不殊於此迨元德以中
山靖王之裔藉司馬德操之鑑顧侯於草廬之中諮詢以當世之
事於是蕞爾孤窮跨荆襄王漢中魚水之歡頓成鼎足比七擒而
大威屈六出而奇才服司馬心寒甘受巾幘蜀之虎即岡之龍斯

其聲靈赫濯巍然三代之祚乎而予謂侯之所以武且忠者其真不在乎此也緬想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怠職犯法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褒惡無細而不貶長史張裔竊嘗嘉侯之作相矣猶不可及者惟是小心謹慎夙夜憂勤受命以來惟恐付託未効親君子遠小人諄諄於上表出師之時殲彼漢賊酬乃先帝必欲使炎劉沛上之天下揭日月於中天蓋漢之室不復不休侯之心不死不止忠貞昭格簡在帝心方之負展臨朝徒桐遷義昭昭於千秋百禩直精契而神孚焉故曰伊尹周公尙矣三代而降無如武侯政惟其心之同耳惜天不祚漢侯乃告終王業

偏安僅紹正統其不能流唐漂虞蕩般滌周擴一統之鴻勳而豎無外之駿烈者時也數也侯之所能者人而所不能必者天也管樂自比夫亦其摛謙之詞而非自許之意乎予不敏又有覃懷之命再拜龍岡武侯其式憑之用勒斯言以志仰止

諸葛武侯井祠記

明楊名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深二丈口徑尺許精巧堅固非俗工所能為以創自諸葛忠武侯因託之名然侯之為此也自有深意或曰蜀都上應井絡且當岷峨之勝故設此井以通王氣審若是則侯為漢之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卧隆中寄志甚高而託言甚遠時未有能知者唯昭烈因徐庶之薦往造其廬問以事勢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之不忘而漢之不帝惴惴旦夕是故智之所及力之所能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神設教如臨叩火井其勢漸微闕而嘘之使之復盛由茲而觀則修井通義亦事之所必有者侯之報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久井且湮沒匪但疎遠卽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然莫能對殊可慨矣今年春蘗谷王公以大中丞拊循我蜀其治雖因時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抵開誠心布公道以身許國以德飭政所以爲之主本者這相符

合故也考古修廢偶及此井遂命有司大加葺治井上覆以方亭前別設旱礮以利民用井南設屏門一內建正廳三間以祀侯像左右爲廂各二門戶區別皆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各適以訪醫入省成都知郡大夫馬君過予而告以其事且屬之爲記余自有知以來嚮慕往哲每讀史傳至伊吕才致必掩卷歎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然以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人所以爲學與夫學之所以爲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悽然以悲夫身有出處道分體用固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諄諄言之漢以上則不必然也伊吕余無庸論卽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

元公威軫何所優劣及蒙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畧中原謀猷舉動必中機宜雖其時尙紛爭未暇於制禮作樂興復古道其以安危爲已任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事先大義言念衆心規模之宏非兩都將相可望至於用兵如神十發九中張韓鄧馬未許比倫其學之爲用果何如哉陳壽薛兪輩固不足道宋儒評品亦未起然乃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其甚者爲真以管樂自許嘗爲後主寫申韓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霸業遂斷然以其學爲駁雜嗚呼出處有光體用無缺侯真秦漢以上之醇儒也而宋儒之論乃如是不知彼所謂學又果何物也哉識者謂舉宋儒以秉鈞

當軸未必於事有濟要末可不謂之知言也乃如木牛流馬八陣七縱之事特侯緒餘往往奇之大加稱賞見豹一斑恐非定論矣惟傳侯者云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茲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呂禮樂有興與三代遺才之歎庶於評侯爲正而拘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葉谷公葺理斯井亦勿翦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爲之師者風教所繫豈小小耶若以爲奇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德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於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尙幸見葉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明 朱 壻

南陽縣治之西去城六七里許有岡曰卧龍舊有諸葛武侯祠歲久就圯唐王妃蘇氏聞之啟於王曰聞諸葛孔明漢季之功臣南陽之英偉祠宇弗稱恐無以安神靈無以慰往來瞻拜者仰懷王曰吾亦云云汝有雅志聽汝成之乃捐內帑貲財以庀材物工傭之需命承奉白震總程督事堂之梁楹棟椳朽蠹且漏不足蔽風雨矣至是以貞材代腐木以密瓦易疏覆以夷筦除壞階昔之阨圯而黝闇者悉歸然闓壯煥然炳絢旣訖功謂不可不誌歲月竊惟孔明致身盡瘁忠宗社扶漢統有功於國家者也其英靈與元

氣流行於天地間陰翼我國家之心千載猶一日况南陽故耕之地而神之可戀者歟古之君人者創修之事史必書之或有病其厲民或有美其義舉若德妃是舉無勞一民而窮其力非諂邪神以徼其福亦非表襮所有以沽名釣嚮一方先哲而崇奉之秉彝好德之懿盛矣哉母儀一國者之修舉公天下古今之心所同然者其不可美而可書歟謹書之俟采風者攷焉

重修武侯祠碑記

明 孫 哲

嘉靖十有五年二月南陽太守四川屠公諱倬字文卿尊奉天明肇修禋祀以漢丞相諸葛忠武侯事迹隆中感會魚水中興炎祚

實維王佐卧龍有祠歷世崇尚廬井依然一維厥舊熙廟所尊厥
有恒祀儒臣換策郡守從事亦孔之厚自楊公以來已十餘年不
復修治墻屋傾凸丹碧漫漶日就圯廢豈所以欽古賢承德意惟
昔鄉先生沒於社則祭畏壘之民尤厯俎豆矧如忠武侯伊呂之
亞百代一人而使其祠圯舊弗治不知其可爾乃飭庀五材勤茲
百堵繕故爲新增陋爲美頽朽悉易加以宏麗棟宇侔雲漢光采
照天地言言炳炳過者起敬一年再至躬進牲帛以稱朝廷崇古
尚賢之懿再踰年遷秩憲司以去其佐鳳乃採公言是用作頌刻
之樂石著厥終始以詔來裔其辭曰當塗興識赤統弗光桓桓帝

曹奮志騰驤陽爰旣極乃戰於野棲棲襄漢誰與佐者瞻茲南陽
高卧維龍抱膝長時乎不逢泥蟠天飛感風三顧跨有梁益承
天之序草廬碩畫無言弗酌爰遺作輔志復神州大厦廢支元象
示變惜也未止忠士伋歎烈烈明府出牧此邦有惠有威時雨時
暘有嚴闕宮龍岡之上往廢斯飭赫矣宏敞尊德尙賢修祀敬共
肅肅其敬穆穆其容君侯來思雙旌五馬從以賓佐魚魚雅雅君
今去我風軌則存思君明惠望君車塵龍岡蜿蜒環以清水浩成
有碑於千萬祀

忠武侯祠記

楊士奇

綱常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四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續亘萬載猶一日不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而扶持之則人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於莘野以佐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於渭濱以相之宇宙爲之一新綱常爲之一振拔生民於塗炭之中登之於春臺之上聳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虞比隆者伊呂之功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隱於隆中躬耕畝畝謳歌梁甫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薦於先主遂枉駕三顧於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謨嘉猷足以破操之鬼

賊擣權之鴟張吹噓炎精之煨燼俾之再熾於西南厥後身部將相鞠躬盡瘁直欲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觀出師二表則公志操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之奇八陣籌畫之妙爲公能事者知公之膚者也夫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卧龍有庵焉曰諸葛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祠焉邦人尸祝公之處也歲久傾圮鞠爲荆棘建安陳侯悌以甲辰名進士烏臺御史奉命來官是時顧瞻曰嘻勸節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爲鼎荆偕寅寮及屬暨衛之武勳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紀募緣於富室以助之

費既足矣乃瀉材於川輦石於山陶甃於野庀工備役中屹祠堂
傍翼兩廡環以崇墉蔽以修門塑公像於中凡鐘鼓几俎籩豆壘
爵奉祭之需靡不畢備菴旣落成徵予紀其顛末刻之石庶幾嗣
而奉祀於斯者得有考焉嗟夫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世之人惟其皆有是綱常之理故皆有是好德
之心惟其皆有是好德之心故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和
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銘曰成湯肇殷伊
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臣同心惇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
人極湯誓泰誓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丁漢之

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九圍俾之混同
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旣衰吹之弗燬師進於渭星隕於營混
一之志潰於垂成有子曰瞻死忠於國先志之承不匱之錫卧龍
之岡實公舊廬昔有祠宇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搆之塗
之丹雘如故乃潔尊壘乃聲笙鏞迺饗迺饗新宮惟祀之崇
惟忠之勸春蘭秋菊終古盛薦

武侯祠記

明 葉桂章

嘉靖乙酉歲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陽暇日得晉拜武侯祠於
卧龍岡岡在郡城西南可十里許叢竹蕭蕭古木森森映祠之前

有孟陽溪橫亘而東未百步爲石梁梁內爲正門門內爲坊坊入爲殿宇肖侯貌其中後豎碑亭刻侯前後出師二表岡脊爲八角亭圖以八陣卽草廬舊地也舊覆之草列縣歲入葺之今且易以瓦矣而草尙存其愛禮之意邪直上數步爲岡原豎客亭三間以資遊息最上邱爲樓居四面洞開一望千里遠山長江舉目無際兩傍前後皆爲裙房以居道衆崇祀事焉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岡隆起故曰隆中蓋南陽偉觀也第時久未葺率多草莽其坊亦坍塌唐甃坵圯鏤朽黝堊之屬亦皆有缺豈作者遠而繼者疎邪南方縱觀病無以爲興理也於是乎捐厥廩餼圖維聿新因謀之南

陽邑侯賈君東陽君慨然曰有司之責而煩執事吾顏且汗矣梓材丹雘圖維其終垂紹將來當昭其始執事尙識之庶風來者夫是役也前人創之大規宏制所少者潤色焉耳余安能爲役哉譬厥三軍餽以簞食若爲高山覆之一簞余安能爲役哉然善歌之人繼其聲故犒師足以全魯偃息可以藩魏其聲使然也後之人同聲者豈少也哉余於是日卽北上抵葉別駕李公元任聞之尤樂爲助吾喜是役之有成也乃援筆書之以付賈侯經營規畫二君子有焉是日同遊者郡守宋公德威鄧州守余君懋賢州判金君信臣拜書比諗之有樂助之者當俟訖工書之碑陰

書指道碑陰

明任義

指道司碑舊矣諸葛先生舊廬在今府城西南五里去適襄郟官路之南二百三十步前朝殿宇俱廢豐碑敗垣突爾尙存我朝雖經前知府陳偉輩檄飾殿宇然亦就簡而成歲久風雨莫禁草莽四塞趨無正道俾謁者仰瞻之頃辭氣萎蕪徒餘嘆息之聲如義曰龍壑留殘照虬枝老歲霜是也去歲孟冬之前府中長吏二倅咸慨然議曰惟先生忠義昭日前以行而先生草廬峻華而在地其殿廊門寢理宜高大且建書院於北亦如殿廊之勅繚以重垣守以道侶庶爲遠圖功垂成義陟彼高岡注目川阜相爾東北

端可闢道遂步廣直刈草莽修封界植於楊桁行對如禮旣而又暨此指道之碑大書曰漢諸葛孔明舊廬示人以知所從入噫數年後繁陰滿地殿院掩映於叢林間俾謁者張拱肅步而進仰瞻之頃必辭氣浩發競欲效忠貞之節矣是則一殿院封植之興廢豈日無關於世教也乎

此文錯處甚多無可校對

重修諸葛武侯廟亭碑記

國朝 劉景榮

蓋聞廟祀有國之重典崇功德之報樹風教之標故功在社稷感在生民則祀之卽功在一方能捍災禦患亦祀之若名不足以副實澤不能以及民則祀不舉焉余甫蒞茲土簿書鞅掌未暇詢訪

山靈迨數月始耳知南之陽有諸葛菴者廼漢丞相武侯廟貌也
余齋宿往謁其地有亭間數武而有廟拜瞻遺像凜凜如生令人
肅然起敬但殿宇猶完顧其亭則已傾圮矣余意概欲新之第念
武侯忠貞與星斗爭光偉業同天壤其久神機武畧幃幄運籌能
寒奸瞞之膽足貽司馬之羞誠千古一人而已然則侯之名如日
之在天中侯之神如水之流地爾日照月臨皆侯之廟宇也山薇
水藻皆侯之俎豆也又何藉宛南一抔土而棲靈宅魄也邪雖然
方侯之隱跡南陽豈豈自得才猷比於管樂功名薄似浮雲及草
廬三顧遂許昭烈以馳驅興廢輔孤其德業出處大約與伊尹相

似所謂王者之佐也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名成而業建維侯
之心已慰亦安知不翩然故址終遂其囂囂自得之志哉况乎列
像清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生則相依沒猶共聚若謂侯靈不專
在是豈其然乎余故庀工而重建之匪獨妥侯靈而昭勝跡抑令
後之奸雄過此者颺然膽寒忠義仰瞻者勃然思奮其亦神道設
教之微歟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侯之忠貞事業又不得與山
靈同日而語安見南陽亭廟不與高風少室齊聲而媲美也哉

重修諸葛丞相忠武侯祠記

彭而述

史稱建安十二年照烈三顧諸葛亮於南陽南陽西七里許相傳

爲卧龍岡卽公躬耕舊處相沿有專祠內貯草廬一區周墻重宇朱楹碧榭堦除前後碑立如林每皇帝御宇輒遣官告祭郡城冠蓋以及負販頂禮祝禱無間歲時伏臘蓋公之大業天地爲昭三尺童子能言之靈之在天地如水之在地中不必南陽始有祠南陽其發跡之地揆以祭典有其舉勿或廢也則南陽之宜俎豆公與成都並隆固其所也予嘗讀公遺事有感焉漢室傾頽奸雄竊命郿濟方燃五銖不競秦鹿旣走晉甲方興昭烈雖王孫莞然一涿郡布衣耳馳驅於呂布袁紹曹操之間狼狽於徐州河北汝南之際身在羈旅一枝靡棲妻子不保敢問王業此時雖有關張萬

人敵周旋左右而昭烈英雄無用武之地髀裏肉生功業不就所以涕泗橫流也維時公高卧隆中抱膝爲梁父吟誠如公出師表所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也先是昭烈自汝南後奔依劉表居荊州數年自傷摧折之餘求賢如渴德操元直遂以伏龍鳳雛之說殷殷爲昭烈言之噫此天之所以助漢歟抑鼎足之烈將成而火德重炎也昭烈於是引躬式廬車駕凡三爾乃握手定交歡若魚水剖以當世之務定於三分迄今繹其草廬數語勸其結好東吳跨荆益以圖中原後來無一事出其範圍公真神明哉宜司馬懿觀其營陣處所嘆以爲天下奇才也獨世爲公惜

者當時昭烈與龐統入川公在荊州後來不宜輕去荊州而入川以致有荊州之失既失矣昭烈爲壯繆伐吳會不聞公以一言止之又致有西陵之敗燒鎧斷後踉蹌白帝抑何憊也若使荊州不失既無西陵之敗一意結好東吳併力破曹乘曹遷都避銳之時長驅入洛庶幾國賊授首而高光之業再見矣後來雖屢出祁山斜谷屯兵五丈原而荊州既去關張諸君又歿誠所謂萬牛回首邱山重矣漢業之成於三分公爲之漢業之竟於三分亦公爲之歟適公祠久圯於風雨三韓張大將軍與分守使者太守郡倅司李諸君鳩工重葺新之丐蕪詞爲志永久因論列公遺事如左乃

若溫公紀年帝魏而屈蜀此其說蓋爲耳司馬其遠祖也朱子作綱目直從獻帝被廢系章武於建安後其論始定噫得春秋春王正月之義矣作爲迎神送神二曲今有司以時享焉漢道凌遲兮帝子心悲拔淚揮戈兮恨其力微侯盱衡於海澨兮將依棲乎南土鬱彼隆中兮乃龜背之墳起戶外履聲兮有人大耳王孫兮征車麟麟侯之出兮三分業業白帝兮王氣氤氳駕木牛兮騰流馬蘭漿拂拂兮甘椒盈把望草廬兮翩然而來下右迎神何不攬轡兮故鄉藟豆穰穰兮白水臨觴有兄子瑜兮注東之望兄不來兮弟不往侯老於軍中兮子復疆場濯桓靈兮配高光上拜三

十六玉皇仲謀漸滅今建業灰漳水東流今銅雀亦頽舊井其烈
今舊廬新西望成都今東瑯琊南陽鄧縣今惟侯之家

右送神

重修武侯祠院碑記

柯彩

從來至誠動物精忠格天出處之正始終如一日者如漢丞相諸
葛武侯是已記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侯皆兼
而有之其廟食百世宜哉侯祠宇遍天下而最著者有三焉攻其
遺跡於瑯琊則邈所生也蜀與滇報其功而懷其德也至南陽又
其躬耕養晦地也亘古及今遂相傳宛有卧龍岡云予夔角時讀
侯出師二表又於稗史中見拒吳伐魏治蜀南征諸事輒掩卷嘆

曰古伊呂儔也豈區區管樂足比顧安得於楚蜀六詔間登臨憑
弔一訪遺跡也壬戌冬余自黔之威寧改鎮南陽蓋威寧古鬼方
卽侯昔日南征道也拜命之日私心自喜或以向之景慕未至者
庶幾可以登眺而神交乎下車諸務未遑卽首謁侯祠見古木
參天殿閣巍峩中塑侯像綸巾羽扇儼然如生而以瞻孫尙配
享於左右兩翼祠外有別殿供奉昭烈帝又以壽亭侯桓侯同祀
榜其名爲三義廟焉傍廟又有書院嗟乎以魚水之君臣偕燕翼
之孫子聚於一堂肆祀弗替侯亦可無憾矣乎祠後有亭相傳爲
草廬舊址亭開八面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陣圖并書侯擬古所

作十三篇於窓櫺間又鐫出師表於石上此皆侯精力之所貫注而拮据於數十年間者亭之後有樓刻歷代賢人懷古之作樓端爲宛人歲時伏臘飲胙之所自明季以來兵燹頻仍傾圮過半余爲之感歎者久矣蓋魚復新都壘石成陣尙有神明呵護豈可令卧龍故地蕪莽不治也爰偕同志捐俸修理令危樓百尺縹緲凌空凡稅節桴楫悉施丹雘煥然改觀三閱月而告成噫嘻余嘗過許昌之墟涉秣陵之野求當年宮殿臺榭之蹟灰飛烟滅卽孫曹司馬輩惟有嘻笑怒罵千百年不輟求如我侯之聲施顯赫也何可得乎侯生平學術功勳且載史乘不具論惟是先表於後主曰

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歿之日不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由此觀之侯爲忠臣爲純臣卽伯仲伊呂何多讓焉世之爲臣者展謁遺祠興懷弔古剛毅忠貞之志亦可以油然而興矣是爲記

南陽卧龍岡記

鄔景從

距宛城五里有岡曰卧龍漢丞相諸葛公抱膝長吟處也蓋世所稱南陽諸葛廬云或曰建安之亂天下多事南陽於漢爲荊州固非無事之域也公何獨高卧於此以爲樂土曰是乃公之所以爲

公也識時務者謂之俊傑非公吾誰與歸當夫漢之季天下大勢
在荊州宛介方城漢水間通許雒而控江淮尤三國必爭之地也
漢且復西兩川門戶將有所豫附而劉表輩非勸亂才其時其地
其人公仰觀俯察已久方其君臣相遇握手數言天下大事蚤定
於草廬之中矣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公之謂歟岡曰卧龍誠
有以也雖然世無三顧之君公將終身焉耳矣得君而事則鞠躬
以之始能爲潛而終不敢爲亢公其全乎龍德者耶君子謂其出
處有王佐之風信哉古大臣爲君所就見者惟尙父與公兩人尙
父釣渭濱公耕南陽皆能屈至尊之駕其後興周紹漢又各以奮

跡之所爲首事之區兩人出處殆一轍矣若夫成敗利鈍可爲者
人也不可爲者天也公何有焉公三代遺才也尙父以來一人而
已余夙讀前後出師二表未嘗不流涕想見公之爲人時因校士
涪中弔公舊居而有感焉謹再拜勒文於石

重建南陽卧龍岡諸葛書院碑記

國朝 閔興邦

人材之盛莫過於東漢之季說者謂建和以來俊厨顧及咸羅黨
錮故懷奇負異之士深藏於山谷待時而動譬之丹砂玉液以及
稀苓一當其用皆能奏效也而伯仲伊呂純然王佐者惟武侯一
人卓絕千古焉公瑯琊人從叔父依劉表知表不足與有爲因居

隆中晨夜從容抱膝長嘯比之耕莘釣渭者先後一轍當是時曹
瞞據天下之半收漢之臣子以爲爪牙心腹而孫權竊江東亦不
憚爵高祿厚網羅英俊公若隱忍以就功名其取封侯樹旗纛必
駕荀彧周瑜而上之矧瑾仕於吳誕仕於魏皆昆季也豈與比肩
事主豈不甚易而公隴畝躬耕不求聞達迨草廬三顧幡然勃然
始從昭烈於挫折之餘不階尺土不需歲月而鼎足之形先定此
裴松之所謂翊贊宗俊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已任者誠知公之心
矣夫噓炎漢之燼鞠躬盡瘁忠也綿竹之戰詒謀垂後父子死國
孝也無歲不征民安耕耨仁也損益連弩推演陣圖木牛流馬出

於意表智也痛漢賊之不報王業之偏安一身任之義也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街亭箕谷連請貶爵廉也節也公之爲人如是是故
總軍國之重而不疑其震主執賞罰之柄而益信其無私以至恩
流境內威攝敵人廖立李嚴沒身悲慕迹其行事三代以下名臣
多矣誰能與公頡頏耶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卧龍岡公所隱居樂
道處廬井咸在焉舊有祠祀公元至正十年勅改爲諸葛書院聚
生徒撥贍田使學於其中惜自明季委爲灰燼六十餘年莫有過
而問之者予以戊辰夏撫豫是冬十二月卽奉

勘荒憇居南陽登武侯之高岡詢卧龍之舊廟父老欲獻皆云燬

於兵燹予亟欲修復而無一可董其事者去年冬適新守朱璘蒞任來見間隨以此事謀之朱守曰茲璘之責也敢不鼎新予捐俸以授朱守俾親爲相度營木石雇匠役錙銖必稽材備矣遂於七月起工落成有日而請予文以壽之石予以爲書院之建非務其名欲使士子入而講習之其忠孝廉節仁義智勇能如公之萬一亦可以不負斯民優游坐論托之於抱膝長吟豈公之所望於後人豈予之所望於士子哉吾聞士厚俗淳明知尙學故以公之賢歷九州而獨隱於斯寧非心愛之故流連而不去耶彼後公而生者若張睢陽鐵司馬皆有百鍊彌剛之性百應不竭之才而所遇非時死而後已與公同符學者尙論古賢識所從事甚毋曰三代以下無全人也子舉其大者表而出之以明其無愧伊呂又何管樂之足云庶後人知所取法焉

重修諸葛書院碑記

國朝 彭始搏

去郡城西南七里餘岡勢崿然當清水之隈漢忠武侯諸葛公草廬在焉元至大二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於草廬之東創建學舍皇慶二年集賢院上言賜額諸葛書院翰林承旨程鉅夫奉勅記之逮於明季巨寇焚燬廢爲邱墟康熙庚午我

皇清受命已五十年矣政修化洽文教稱極盛其冬上虞青巖朱公

東武言
卷之六
來守南陽甫下車卽謁忠武侯祠徘徊垣外求書院故址荆榛彌
翠竟不可得愾然歎息者久之次年辛未春以郡乘考之乃復經
營於草廬之東白其事於大中丞閻公遂捐俸金檄公董理中建
講堂傍建齋舍後建三顧祠中祀忠武侯以司馬德操徐元直配
之庖滷門寢無不備具將告成矣而舊碑出於階下其建置規模
宛然符合若有神相之者嘻異矣壬申冬將迎主釋奠郡人士相
率來乞予言予謂道命於天率於性蓄之於中則爲天德抒之於
外則爲王道用雖異而體無不同者也然體道之功要其造端必
由於能寡其欲而後天德可以漸存能去其私而後王道可以漸

行亦烏有不本於學問者哉典謨所載舜禹臯夔其行事綦詳矣
由夏迄於商周伊傅爽旦相業稱最著然亦何嘗不兢兢於身心
性命之學其見於訓誥諸篇者可述而知也逮至炎漢五百年間
扶弱主申大義庶幾王道者僅得忠武侯諸葛公一人其生平學
問源流得之最正故其自爲言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
致遠又曰集衆思廣衆益與寡欲去私之旨若出轍以故能明
義利之分辨王霸之業判忠佞之品植君臣之防一生建樹表表
出於人寰迄於今距忠武之世遠矣凡經過祠下者瞻拜遺像諷
誦遺表無不肅然拱立嘆爲忠貞其感動乎人心之良者爲何如

乎世每以公之聰明材智得於天宜居多而不知公之本於學問者爲至深也及世之衰士喜功名樂權變見利則趨無廉潔之操炫長自用鮮有容之度本之則無設施亦勿足觀蓋王道之不行也久矣吾道之統孔孟而後得程子而復續然程子之稱忠武侯曰有王佐之心又曰有儒者氣象文中子嘗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而程子亦以此許之則侯生平之學問可概見矣今之學者苟其仰侯之高風而思藏修乎書院其必究淡泊寧靜之旨奉集思廣益之訓而寡欲去私守爲學要而後天德可以漸存王道可以漸行治平之績無難復見於天下也青巖公生於禹會諸侯

之鄉幼聞叢山理學之傳出宰洪洞又與范君彪西研究性命其來守南陽也特表忠武風勵學者其能汲汲於學問也蓋非無所本云

摹修南陽卧龍岡諸葛忠武侯祠疏

鹿祐

諸葛忠武侯不特抱王佐之才而實兼脩聖賢體用之學考其生平行事無不原本經術與三代之英相頡頏方其躬耕隴畝三顧而始出草廬非所謂席上之珍以待聘乎長坂敗軍卒能跨有荆益不猶夏臣靡收餘燼以佐中興乎其受詔托孤寧異阿衡負展之任乎其務農殖穀何殊三農生穀之遺乎至於七擒孟獲神於

執訊獲醜蠻荆來威也六出祁山隱然允不共天奉命討賊也出師上表吐盡忠誠其卽傳說沃心仲山補袞也分兵屯田計爲久駐其卽因地制賦寓兵於農也治國以嚴刑是取刑亂國而用重典也集思廣益汲引蔣費董向諸賢洵乎休休而有容也他如制八陣圖精於易卦之變化造木牛流馬得記里鼓指南車之神奇廢放李平廖立聞公薨而垂涕憤死豈徒奪駢邑而無怨言吏民歌思弗忘爭爲巷祭野祀不僅賦甘棠而懷君爽矣總之公之爲相類乎伊周公之爲將同乎呂召孰謂管樂蕭張之倫可擬哉揆厥由來專以澹泊寧靜爲之本蓋其娶婦則擇醜女身都將相者

二十八年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外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是以養其全神以勞王事至於鞠躬盡瘁以一身繫漢之存亡雖天意莫回蓋臣早喪而德業之隆後代無比固宜萬古以薦馨香者也然自陳壽思諱本朝矣加訾議由是論者互有褒貶皆未足窺公之全惟我大司農遂寧張公知公深而慕公至網羅舊史輯成忠武志十書而後公之全體大用益著焉劊劊旣竣板藏卧龍岡忠武祠中但懼於地毀不免風雨漂搖適南陽守廣寧羅君政事餘閒雅能懷古以新公祠爲請余思南陽乃公嘯歌之地今廟貌雖存而丹青剝落豈所以仰先型而訓後世歟敬捐俸爲鳩工庀材倡

凡我同志幸助而成之其補於世道人心匪細也

重修卧龍岡諸葛廬記

浙西馮偉

嘗讀古而至卧龍躬耕南陽 昭烈三顧其廬輒心焉嚮往慕其地而以不得一至為悵然者匪朝伊夕矣辛卯冬余旅食京師廣陵楊公出鎮是邦以皇華許君為媒羅而致之幕下挈來南陽越明年春王正月有四日值雪霽遂策蹇往遊焉余向慕夫南陽諸葛廬者意必邱壑幽深竹籬茅舍卧龍先生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乃見靈旗遠颺殿角嵯峨丹扉洞啟固已爽然若失矣肅冠裳瞻拜遺像覓黃冠而問之黃冠曰三顧遺蹤無復舊存此地向有

祠宇數椽傾圮敗壞不堪蔽風雨潘陽羅公來守茲土為鳩工創舉廣大其殿宇飛翬其廟貌殆未數月耳殿後尚多隙地有古柏十餘株皆數百年物已建一草亭最後造層樓可以眺遠請往觀焉於是歷草亭登危樓憑高望遠穆然徒見山高而水長也黃冠曰觀止矣復數日郡守羅公請鎮臺往遊商所以經營而擴充之楊公曰此武侯隱居之地也若徒廣其廊廡增其廟堂不盡失其本來面目歟樓前隙地頗寬厥曷若積土為山壘石成峯設曲廊置臺榭為南陽勝概可乎羅公曰善第似此經營須得一位置邱壑人顧安所得其人乎楊公遂以予為言余謝不敏強而往城之

西北隅爲前唐藩舊址有山石尙存荒烟蔓草中爰檢取其什一
駕牛車而運至其所工始之日治平基址於土礫中得石碑五俱
先輩題咏內有卧龍岡十景題爲前藩唐王所首倡羅公喜曰此
天欲興此工也請卽以十景位置焉余曰唯唯爰是其先創草
亭爲之一亭外置小橋爲小虹橋亭之東稍北爲古柏亭三面開
窻牖護以闌干自東而北爲曲廊爲山梯上舊所有高樓而遠觀
焉樓之南自東而至西北蜿蜒作土山正面疊石成峯爲梁父巖
自西北而南而西穿一穴爲老龍洞上造一平臺曰半月臺樓之
東南復作一小山依古柏置石磴爲抱膝石樓之西北竹屏曲徑

草廬三間爲野雲菴之北密栽修竹竹徑逶迤至東墻由月窟
其外則平疇嘉禾繞屋秀實置一田舍爲躬耕田其南造小殿一
層爲三顧堂 昭烈遺像位其中花卉竹果密於內榆柳雜樹圍
於外而卧龍岡之十景復全遂成南陽名勝矣至若春和景明百
物爭生花香鳥語水秀山清夏則濃陰蒼蔚白河如帶清風徐來
披襟稱快時而秋也楓葉霜酣烏鴉翔集雲樹奇觀冬凝素雪一
望無際千頃瓊瑤光涵萬里而四時風景爲之畢備也時平歲豐
政通人和案牘不繁公餘之暇郡守羅公時邀與俱遊一日登樓
望遠把酒臨風相與歷數古跡廢興或至湮沒而不可考羅公慙

然曰此亦荒烟蔓草之墟也今則改觀矣安知異日不復變而爲
荒烟蔓草乎鎮臺楊公曰人生行樂耳富貴於我如浮雲又安計
夫身後之名耶然昔者東坡知杭州於西河築長堤跨六橋迄今
十景猶存烏知吾兩人去南陽後來賢者修葺常新更擴充而廣
大之未可知也總之不離瀋陽羅公爲之創相與大笑各滿飲一
大白屬余爲之記

時

康熙壬辰歲嘉平月恭記

重修卧龍岡忠武祠記

南陽距城西七里餘有卧龍岡山環水遶形勢綿亘爲武侯躬耕
三顧地舊有祠宇幾廢幾興滄桑致慨康熙庚午歲前豫撫閔大
中丞會檄前太守上虞朱公復修之殿宇畧備未及數年而梁棟
凋殘墻垣傾圯有圯墟之患後先大夫秉節南汝按部至宛瞻拜
侯祠憮然有禾黍之感立意鼎新嗣因見背事未果行越戊子冬
余由桃源司馬擢守茲土自喜以爲得成先大夫之志適造袁江
拜辭大司農遂寧張夫子夫子出所纂忠武誌示余且諄諄以
師表忠武爲訓及抵任卽虔詣卧龍岡仰瞻遺像肅致拜跪而祠

忠武公志 卷之六
宇四壁俱無以蔽風雨梁朽榱折砥徊久之幾不能去復又徧閱
碑亭草廬僅存遺址最後爲寧遠樓所有題桷榱楹俱剝蝕朽爛
不堪復用其餘斷碣殘碑前人之所留題吟咏者苔埋蘚封穢蕪
多不可讀是非守土者之責哉於是博諮衆議併白其事於大中
丞 頴川鹿公公可其謀遂捐俸以首倡而七郡寮案暨各牧令
俱量力効輸余董率其役選材鳩工經營荒度越一年而成凡祠
宇碑亭草廬俱依舊制而復新之次於武侯抱膝處壘石成岩以
表遺蹟右旁建伴月亭老龍洞左旁建古柏亭遠以迴廊最後寧
遠樓四週繚以矮墻登樓可以野眺南瞰荆襄北指河洛縹緲萬

狀西北隅構禁雲菴三楹東隙地爲躬耕處亦建屋三楹前爲三
顧祠內設武侯遺像樓上供文昌帝君寶座又於祠旁架以屨廊
鐫刻前人詩賦記贊砌於墻間以垂永久另建諸葛書院於祠外
小虹橋之北以爲談經講學之所更置祭田於內以供春秋祀典
餘者可備逐年修葺之費俾忠良靈爽藉是式憑千古山川永爲
生色凡郡之紳士庶民及往來仕客登堂瞻拜肅然興起乎武侯
之風而各思爲忠臣爲良士郡守將有厚望焉是役也起於辛卯
年七月訖於壬辰年八月共閱工十四月有奇拮据捋荼今已聿
觀厥成也後之有同志者庶幾有感於斯踵事而增修之則此祠

之新雖謂與忠武爭光千古也可是為記

肯

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十一月上浣之吉郡守襄平羅景題

42-11484

